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 13  
1660  
6





仁18  
1.660  
6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真人其扶義而不明若不足而不承與乎  
其飢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羣也邴邴乎其  
似喜乎嗒乎其似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

馬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圖書部

早稻田大學圖書部

第 第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





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  
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  
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古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不  
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曠  
然無懷乃至於實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動靜  
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已而無所趨

也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蓋乎未可  
制高故而自得連乎其好閑綿邈深遠也刑  
者治之體而非我爲禮者世自行而非我制  
知者時之動而非我當德者彼所循而非我  
作以刑爲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以禮  
爲翼者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夫高下相受  
不可逆之流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承百流  
之會居師人之極者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



事付之天下而已矣丘者性之本物各足於  
本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  
至而理盡矣

呂註真人與物有義而非朋盛德若不足而  
不承也先聖嘗嘆觚不觚真人之觚觚矣與  
世推移非堅而不能自舉者也邴之言炳受  
而喜之崔亦猶催迫而後動潘乎進我色而  
容物也與乎止我德不失已也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則厲乎似世猶可制也警乎大哉則  
不可制也連乎好困不與物通故挽乎忘其  
言也此皆言其似而不可以狀求也仁者於  
殺則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於殺則快之  
以其惡之也真人無所愛惡則其殺也豈不  
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矣克已復禮則視聽  
言動莫非禮也用之爲翼以行於世而已入  
於不古不今則豈有時哉物採而後有知是



其不得已於事也以德如軌轍之可循則有  
足者皆可與之至於丘也丘者中高之地中  
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凡此皆用吾真而已何  
勤行之有哉

林註真人與物宜而不爲黨心若不足而其  
道首出萬物之上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  
不足而不承也與者自適觚者獨立而人皆  
可入故曰不堅其道舒張雖虛而不華也喜

則其色炳煥崔則迫而後動進其色而不藏  
止於德而常靜夫惟進我德故厲乎其似世  
夫惟止我德故警乎未可制終則退藏於密  
連乎好閑悅乎忘言而至矣以刑爲體者其  
殺如秋冬理之當然雖殺而綽然有餘也禮  
者德之華所以行於外有翼之象以知爲時  
者因時之自然不得已於事也丘者地之高  
有足者皆可至以德爲循亦猶是也此皆真



人出而與人同者亦何嘗經心哉  
詳道註其狀義而不明不可得而親踈若不  
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弗  
圓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滅質  
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  
後應也潘乎進我色奮精於內發神於外也  
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厲乎警  
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悅乎其言至言去

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刑禮知  
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  
姑射之山隱弇音粉之丘具茨之山崑崙之丘  
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爲勤行  
者是觀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雕斲之勞也  
碧虛註真人之容狀非有朋黨也復能謙沖  
若愚卑而不受觚而不堅虛而不華邴乎似  
喜崔乎不得已言其虛曠悅懌應物有節也



濬乎與乎言其溫顏教育厲乎警乎則聽厲而仰高也連乎好閑悅乎忘言此真人之道不可測識者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必有以體翼時循之刑不寬則失治體禮不興則化不行知不明則事留滯以德循禮然後能行於道也土高曰丘人物之所歸聚有足言能行者皆可至也真人無爲自合天理世人見其成功則以爲勤行者也

趙註與物宜而非黨周而不比也中不足則外物易入此無所入實若虛也觚有稜角易與物忤堅而不觚則觚不觚矣虛而不華大而非夸也邴乎崔乎外洋洋見於顏色中實迫而後動也濬乎進我色安安而能遷與乎止我德和而不流也厲乎其似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警乎未可制廣矣大矣物莫禦也連乎好閑無關鍵而不可閑悅乎忘言默



而成之也刑禮知德不得已而應世之道也  
以刑爲體象刑惟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爲翼  
知和而和必以禮節之也以知爲時動靜不  
失其時也以德爲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  
山也有足人也與之者無足也特寓形骸象  
耳目人見其不行而自至真以爲有足也  
膚齋云義而不朋中立不倚也慊然若不足  
而不自卑承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

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貌虛者有若無不  
華實也邛邛似喜雀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  
已之意潘乎克悅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故曰進我色與乎自得之貌進我德吉祥止  
止也望之厲然與世人同而其中實有崔乎  
不得已之意警乎未可制不屈於世也連乎  
密也好閉不欲開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  
其旣言亦若不言故悅乎其忘言也兩句一



意以刑爲體雖殺而綽綽乎無忤我心也以禮爲翼行於世而徇俗也時乎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天德之自然而無所容力譬人登丘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謂勤勞而後至也

此言真人之狀者其心善淵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

以  
姑且  
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  
廉而不剝也虛而不華實若虛也邴邴崔  
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  
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真應也潘乎進我色  
睟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  
人也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  
盛有似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  
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警乎大哉



獨成其天也連乎其好閑莫見其根門若  
是則真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  
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  
之而皆可至於高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  
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  
本喜已世下三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  
似亦有理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

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  
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  
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  
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  
君爲愈身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  
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



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也真人曰  
天人齊彼我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知死  
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真人在晝得晝在夜  
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有所  
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  
化之謂人之所因者天天之所生者獨化人  
以天爲父晝夜寒暑皆安之而不敢惡況卓  
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

不假於物自然不可違豈真君命而已故證  
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  
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  
死生與變化爲一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  
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  
與不善而而惡與不善亦出於此則好與不  
好一也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



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  
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爲徒退藏於密也不一  
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  
命莫之爲而爲者天死生之相爲夜旦出於  
命與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  
何爲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爲吾之所自生身  
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  
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

明矣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身猶死之而況  
其真乎苟知其真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  
矣性命之源涸處乎人偽之陸而响濡以仁  
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  
死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  
道與義非祭亦情而已知兩忘非與而化其  
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林註此言刑禮知德皆真也故復明好與不



好實爲一致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天人齊等無有高下豈復有一與不一之相勝哉死生之理命也陰陽之常天也真人任其自然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與然猶有患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天地之祖真者萬物之母物自天生以天爲父樂從而不敢違況天之祖乎以君爲勝乎已猶以身死難

況萬物之母乎涸魚濡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大道之世物各逍遙雞犬相聞民不往來及至後世道散朴離跂踈爲仁聲聲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譽堯非桀紛爭無已不若相忘於自然也  
陳詳道註一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始於致一中於



抱一終於反一此真人所以無適而非一也  
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冥夫一者則  
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而一則與天爲  
徒出而不一則與人爲徒與天爲徒而不失  
人與人爲徒而不廢天則一與不一復爲一  
矣夜者且之藏死者生之始觀夜旦之不足  
係則死生豈足卹哉故真人無情於生死而  
生死與之皆則夫人之有所不得與皆者物

之情也人知以天爲父以君爲尊而不知所  
謂卓者尤當愛真者尤當守也至仁無親則  
有恩以相生養者不足於仁也至知無知則  
有情以相非譽者不足於知也江湖譬道之  
廣大故言道者多以水喻之碧虛註得與猶  
相與人之不能一好惡同天人齊彼我者皆  
物情之所係也彼唯知尊愛天命而未識保  
其妙道唯知死節事君而不知外身修真魚



失水則相濡沫適江湖則忘矣人昧理則相  
非譽得此道則化矣  
趙註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好惡在人我則  
無好惡也天則無好惡人自有好惡耳何勝  
負之有知夜且相代天之所為死生相代命  
之所為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死生之說人而  
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昏然也子之所以  
孝其父者以父為天也而在己之天不知愛

可乎臣之所以忠其君者雖死不顧而真君  
之所存不知尊可乎魚處陸而思水人處亂  
而思治皆不免悅生惡死之情相忘江湖相  
忘道術則生死一理何喜何懼哉  
庸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惡之異同皆不  
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一也人能同  
好惡則知天故與天為徒以好惡為異則知  
人而已故與人為徒真人無好惡異同無分



乎天但循自然而已涸魚之相濡沫喻人處  
世有爲相忘於江湖喻體道無爲也譽是非  
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譽  
亦無毀兩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此論真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  
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亦一  
其一與天爲徒本身自然無所不一也其  
不一與人爲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

道觀之一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  
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  
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戴天履地者  
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  
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  
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蒂也人以  
天爲父而猶尊愛之況已之卓然者乎君



能

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此  
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皆及求其卓然至  
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  
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  
魚之處陸而响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  
爲何如哉  
南華自謂吾爲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  
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心契

補釋之又所以掃其迹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  
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造物之大情也特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命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此  
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皆天求其卓然至  
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  
之往來耳儼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  
魚之處陸而向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  
為何如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  
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特



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  
所不得邀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  
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郭註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  
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  
我奚惜哉死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  
不獨善吾死亦善也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

極

故又舉無邀之極然後明以必變之符將任  
之而無係也夫有力之大莫大於變化揭天  
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  
新則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  
為故每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  
皆在冥々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  
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不知與化為體而思  
藏之使不化雖至深至固無以禁其日變也



無所藏而任之則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  
不得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  
形是萬化中之一遇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  
物無樂邪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  
流萬物萬化與之萬化萬化無極與之無極  
誰得遯之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  
否老猶足以師於人況玄同萬物與化為體  
其為天下所樂不亦宜乎

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為善吾生則  
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  
存心亡則亡苟為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  
藏山於壑澤可謂固矣吾心一遺則忽然失  
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徒而藏之玄極  
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乎夫藏小大得宜而  
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  
其無遯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



得所一而蔽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林註大塊造物之名於形言載於生言勞老則無能為而自佚死則不期息而自息真人無佚無息此特為勞生者言耳夫能善吾生之理則死亦善矣生而不能充其善死何望於善乎每取其淳而能移山取其止而不動夜半喻冥理無迹有力者指造化負之而走

已

言其推移也夫形隨化遷物豈守故俯仰之間也涉萬變世人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為化所遷不自知也故莊子有舟山壑澤之喻唯物々而不物於物者造化所不能移也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與此意同若夫蔽天下於天下則無所蔽而都任之索所趨而不得此常物之大情合於性命之理而與化為一也夫以無生無死之性託



始

於有變化之形亦萬化之一過耳何獨喜之  
有形有生不出百年而使其形者固無終始  
所遇何極其樂可勝計邪聖人之所遊者藏  
天下於天下之道故無所不存也善夭善老  
善死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盡性故可為人  
師法而況至命而能物々萬物之所係一化  
之所待者乎  
詳道註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載我勞我為

以

可惡矣而人悅之佚我息我為可樂矣而人  
惡之此無他無道也善之也道之善吾生乃  
所以善吾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吾之在我  
任其所存而不使負趨之在彼豈私其藏以  
固其所有喜其形以矜其所遇哉夫藏每於  
壑藏小也藏山於澤藏大也夜半非可見也  
有力非可禦也每之於山小大動止雖殊而  
為有力者所負趨則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為



靜以藏之與將為動以藏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下於天下曠然與化為一邪常物之大情莫不與化為一特累於物而淪於小者而已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遜故不係於物而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

碧虛註大塊元氣也我者靈物之稱靈物本無生老死於何而有由其有形也則是我本

不載為有形故我本不勞為有生故我本不佚為有老故我本不息為有死故觀此道之善能生物則必亦善能死物矣今且以祭天為善吾生知命為善吾死又何咎焉夜半有力者陰陽不測之神負之而走造化不溥之謂也且藏物者寧無術而物將逃也曷能禁之然物不在藏理有不遷者庸詎知之乎夫飛不知沈則沈藏矣此不知彼則彼藏矣是



謂自蔽非物蔽也此常物之大情而非假借  
達人以宇宙為一空則失天下之有矣非蔽  
而何天下者動植萬類之總名所謂蔽者密  
移而不覺也夢為鳥而厲天夢為魚而沒淵  
所化無極樂亦無極何獨遇人形而喜之乎  
物之所不得遊者造化也聖人遊於無心無  
化之途則物皆存矣人之倣倣徒美其迹至  
一無迹萬化所宗有善有待皆非懸解也

趙註生為行人死為歸人生必有死行必有  
歸造物之所以善吾生善吾死者在此安乎  
自然而已舟壑山澤是蔽小大有宜陰有以  
轉移之而不自覺也言有形終有變遷若蔽  
天下於天下則上下四方古往今來須臾不  
能離又安得而遊哉形色即天性天性即形  
色常物之大情言人與物理皆然也夫具百  
骸而為人猶喜悅之況使其形者乎聖人知



而  
者此也

固形世間不逃乎數與之為無方所以皆存也夫老始終處得其善人猶效之沉運於無形而能形此形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可不尊之乎物有萬物化則一一者此也

膚齋云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喻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有不得自由者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萬物皆備於我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沉道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只是說道其立言則一節高一節莊子筆勢如此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百骸其而神乘之蓋



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痒  
寒溫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也佚我以  
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耄志慮日消蓋不  
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大各  
離偃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  
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  
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  
不必為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

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  
哉截舟截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  
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截必有  
趣趣則不存矣唯其無所截故物不得趣  
而皆存物不得趣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  
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截天下於天  
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



新耳物安所遜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  
物以為已有謂舟山為不遜之物壑澤為  
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  
潛運寸晷不滯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  
自知也然則欲超遜化將有道乎曰無藏  
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  
知所謂遜化哉善矣善老諸本皆然唯陳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為

其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  
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  
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  
下兼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無情之情無為也常無之情無形也古  
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莫見  
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

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不  
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故知神之果不足以神  
而不神則神也夫道在高無高在深無深在  
久不久在老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  
上下無不之不可以高卑稱內外無不至不  
可以表裏名與化推移不得言久終始常無  
不得謂老也自稊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騎  
箕尾而比列星道不可得此言得之明其自



得耳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既得其生又何患生之不得而為之哉為之則傷其生矣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為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昭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萬物之生

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為大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雖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為聖者非特豨韋氏至於傳說而已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



特維斗日月而已此非人情所能測然亦不  
過得道者能之此其所以為大宗師歟  
林註情謂性命之情信者其中有信莫之為  
而常自然陰陽之所不能役也道有情於萬  
物故物生而不違然成功而未嘗有為應物  
而未嘗有形也夫可傳可受者未離乎物可  
得可見者未離乎色傳無所傳故不可受得  
無所得故不可見輪扁之子不能受之於父

也象罔求珠可得而不可見也靜曰復命自  
本也各歸其根自根也自古以固存能存存  
而不變也神之在人為鬼神之在天為帝聖  
人之死曰神言其死無異乎生也凡人之死  
曰鬼言其生無異乎死也然則盡人之神吾  
先乎天地矣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生為不生在  
老為不老也自晞韋氏至傳說總論得道之



人意與老子昔之得一章相類太易者未見  
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母也  
斗為天之網維堪坏神名馮夷水神肩吾製  
名禺強北海神名西王母以至於傳說皆古  
之得道者其事不可盡考當以心求之無泥  
其迹也

詳道註感而遂通有情也有情故有信寂然  
不動無為也無為故無形齊物論云可行已

者

信而不見其形又曰有情而無形道其可易  
知邪唯其如此故可傳之於心而不可受可  
得之以性而不可見以其傳無所傳得無所  
得故也其原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其用則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上下無常  
存非可以高深言也变化無常體非可以久  
老言也神鬼神帝則道者神之父也生天生  
地則道者神之母也自稊韋氏以至傳說言



古之得道者或升于天或蟠于山或潛于淵而皆能全其不亡之壽不測之神此所以為大宗師之妙也  
碧虛註常善救物有情也感而遂通有信也有情而無為有信而無形所以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鬼為陰主帝為陽君陽陰之所以不測者為其有神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為其有道也道之高深久老固不可以心

思言議而無所不在焉老君自天地谷神萬物侯王而言得一漆園自稀韋至傳說皆言得之斯又忘其一矣是以道之通變千聖莫窮也  
趙註有情有信可得而名言無為無形不可得而名言可傳而不可受有情有信而實無可受者可得而不可見無為無形而實無可見者鬼之所以能靈帝之所以能主宰者皆



以此而神也此下申言道之功用其義甚明  
不待詳釋  
虛齋云前段不設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  
大宗師也情信皆實也無為無下手處無形  
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唯造道  
者知之關尹氏一章發得傳授字甚明自本  
自根原其始也未有天地此道固存是曰無  
極而太極鬼者造化之迹帝者天之主宰鬼

帝之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固道而  
後有是曰太極生兩儀故不知其高深久老  
也自孫韋氏以至傳說言皆得道而後能如  
此也

自篇首敘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此則又  
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  
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間神鬼  
神帝之語尤為吊詭輒陳管見附于條末



云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  
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而神者也  
其為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又何  
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  
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亦陰陽異  
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  
陰陽之中而互為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  
妙也信能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

自來不期知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  
有味然者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有梁傾其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名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



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  
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  
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  
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  
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也  
櫻寧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  
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  
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  
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註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外  
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所遇即安豁然無滯  
見幾而作斯朝徹也忘先後為見獨無古今  
與獨俱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



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將迎故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未始不寧縈而任之莫不曲成也自聞之副墨以至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

釋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沈冥於有身自省至是徹而為旦也見獨者彼是莫得其偶無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



皆櫻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櫻寧櫻寧者櫻  
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者  
乃其副也洛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子孫者  
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  
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  
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  
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  
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為

始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  
林註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有聖人之才  
已盡性矣有聖人之道則至命也言聖人之  
才非無道也出而濟世所主者才也言聖人  
之道非無才也入而無為所主者道也以聖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引之而入於無為似亦  
易矣猶守而告之三日然後外天下七日而  
後外物九日而後外生天下與物忘之猶易



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不生而能生生是為  
道之極致夜氣存而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  
獨者離陰陽而無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  
無今非世愛所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命  
物而不命於物能殺生者也物々而不物於  
物能生生者也其為物也亦強名故任物之  
將迎成毀也夫物為物所櫻則動亂而不寧  
唯道則櫻而後成也副墨翰墨貳本洛者出

書之地誦者記習之也瞻明有見而明理聶  
許附耳而相許也需役有待而行於謠見於  
詠歌玄者妙之體冥者明之藏參者一所以  
絕有二所以絕無寥者空寂之名而後疑無  
是始也製此九名以喻聞道必有漸也  
詳道註物者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生  
者道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不忘  
故朝而能徹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合古今



為一時通死生為一貫則無將無迎無成無  
毀純氣不虧於內萬物莫櫻其外而色若孺  
子不足怪也彼生之徒則殺生矣而殺生者  
不死彼殺之徒則生生矣而生生者不生其  
為物也往者無不將來者無不迎成者無不  
毀毀者無不成此以櫻而成者也  
碧虛註有聖人之才質必資聖人之妙用蘊  
聖人之妙用必資聖人之才質若守朴不變

未可言其備守而告之謂其可傳也外天下  
則知土苴之可遺外物明緒餘之不足顧外  
生者悟暗醜<sub>音</sub>之虛幻朝徹者獨見曉焉見  
獨視道無匹也無古無今通萬世也不生不  
死復於宗也殺生者不死生々者不生謂戮  
貪生之賊者身存進益生之妄者速死也物  
縈而已寧隨成不能傾副墨教典也洛誦習  
讀也見理曰瞻明耳告曰聶許需役則待用



於謳則詠歌玄冥謂幽漠參寥謂造極疑始  
則莫知其未始有始也  
趙註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粗  
而精耳既能外生罔不洞照所謂朝徹也朝  
徹則所見者卓所見者卓則古今常存古今  
常存尚何生死之有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  
者不化正明此理自將自迎自毀自成一任  
乎物之自然而無不將迎無不毀成未嘗不

與物接也縈寧者人為此語所縈絆忽有所  
悟衆理皆解是櫻而後成也子葵又問何從  
而聞斯語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  
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默會參寥  
求之於遠也疑始意其有初皆寓言也  
虛齋云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  
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解但言  
一節高一節耳朝徹者曾中朗然如平旦澄



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矣殺生不死生々不生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無將迎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雖櫻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櫻而後成也因言而後書之簡策則墨之副也苞絡而讀誦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後文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

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道者所以達中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為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偶之化卜梁猶守而告之恐



在

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  
外物遺其任彼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  
猶遺則無所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  
見獨觀物之所不覩無古今則時不可拘  
無死生則形不能定以死為虐則不能殺  
生以生為恩則不能生物矣唯其無將無  
迎無毀無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  
無不毀也其名為櫻寧郭氏櫻同縈今定

亡

而采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櫻拂其  
因心者衆人則櫻之而亂聖人則櫻之而寧  
乎曰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櫻之而寧道之所以  
益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但立言頗奇後  
首文副墨至疑始諸解備悉茲不復贅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  
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存之一  
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  
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々也曲僂發背上有  
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  
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々也子祀曰汝惡之  
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  
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  
而棄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

而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惡焉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  
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順任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處順謂之縣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  
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無晝夜我  
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



呂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病之拘攣而  
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閑而無事  
是以雖踣躄而不害於鑿井鑿井者反照於  
性之譬又將以予為此拘々若厭其生而以  
發子祀之間浸假而化者凡三而予之所體  
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予何惡  
哉以無有為首以生為背以死為尻神則轉  
之者也故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  
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  
則無所懸此所以為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  
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  
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為惡  
之哉  
林註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死為一  
體遂與為友自曲僂至指天言子輿之病狀



人受陰陽之氣而生今有此疾是二氣災沴之所致然形雖有疾心閑無事踳躄擊井歸之造物欲顯物理故寄茲嗟嘆耳夫身屬造物則隨陰陽之變浸假而化臂為雞為彈予因乘之而不辭蓋隨化而安何所違哉有生死則有得失得非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此所謂懸解有生則懸無生則解也子輿謂使我如此者天也天者物之

所不能勝吾何惡哉  
詳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為雞右陰主殺故右臂言為彈得為可樂而安之不為樂所動失為可哀而處之不為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也夫水性非凝也凝而為冰則水失其所融土性非立也立



而為壙則土失其所安人性之結於物亦猶  
是也要在解之以復其本而已  
碧虛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生  
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友矣左  
臂為雞因而求司晨右臂為彈因而求鴉炙  
尻柔陰以喻輪神強陽以況馬予因乘之而  
遊豈更駕哉死生猶外之而況哀樂乎得其  
寔則乘時而動失其化則委順而靜此乃達

觀明脫者也其不能自解者為死生變化之  
所結縛也

趙註子輿舉化雞化彈輪馬之喻因而求時  
夜鴉炙乘之而遊固無是理但借以明浸假  
化而為異物不過順物所宜而已何容心哉  
繫者為形係累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  
膚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人自無而有  
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偉哉已下皆言其病



狀使我為此拘々者造物也浸假一段最奇  
言假使造物漸漸化予之身以為他物吾將  
因而用之此節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  
寓言亦自有理懸解者心無所係着不能自  
釋者有物結之萬物豈能勝自然之理哉  
按此四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  
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庚桑  
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

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無有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  
下文郭氏從有沴為句餘解因之音義載  
崔氏本從其心為句閑而無事屬下文亦  
自有理人之用形天地間已為造物所拘  
而今所病攀拳若此是又為形所拘也雖  
陰陽之氣有沴於外而心閑無事踳躩鑑  
井始嘆為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



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之臂為  
雞彈因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予尻神為  
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  
遇而任之其可拒邪得者時失者順即是  
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懸解  
懸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唯順自然之  
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故曰物不

勝天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々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子犁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  
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  
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  
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將化而死無為怛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橫有不

聽之心適為悖逆以速其死非死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常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金之踊躍世知不祥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寤寐自若而不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與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為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以所賤所惡



蓋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不翅又  
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  
用問其奚以汝為奚以汝適邪夫躍冶之金  
人必以為不祥人之願為人也亦然今一以  
天地造化為鑪冶則鼠肝與臂無往而不可  
吾何容心哉成然寐遽然覺言死生之際若  
寤寐之從容不為之變也  
林註鼠肝與臂物之微小者與齊物論蛇蚶

蝸翼義同言造化之變無窮人所不能知也  
子之於父唯命之從而不敢違人受命於陰  
陽奚翅父母死生變化亦聽之而矣或為鼠  
肝或為與臂隨所遇而安彼造化者近吾死  
安敢捍拒苟或拒之罪在於子彼何罪哉  
詳道註鼠肝怒之存乎內者也與臂怒之見  
乎外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而莫  
之聽何異乎鼠肝與臂乎陰陽之於人不翅



於父母而不可不從也以身譬治金不可以  
踊躍而必為鑄錙凡以明其無喜怒於生死  
耳  
碧虛註道在屎溺而沉於鼠肝與臂乎世之  
違尊親之命者謂之不孝則逆變化之理者  
豈曰順道邪造化近吾死若不聽而抵捍者  
是自悖其天真於化何罪譬夫大冶鑄金範  
猶不可違化豈得逆哉成然竟交則寐遽然

形開則覺交開之形雖殊寂寞之性一也  
趙註奚以汝為奚以汝適言無所用汝也將  
化為鼠肝與臂之微不可知也鑄金為劍唯  
大冶之所為犯形為人唯化工之所命為鼠  
肝為與臂吾又安能知之哉成然寐全歸之  
義遽然覺蘇醒之義也

盧齋云鼠肝與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  
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唯命之從不



聽則捍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  
奇絕賈誼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自此中出成  
然寐遽然覺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  
如此結上一段文意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友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  
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  
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為矣又語  
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

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此又釋其滯念  
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與臂言生之至微而  
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  
可距乎於此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  
適而非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  
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  
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  
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為他生之



計毫釐係念萬却縈纏譬夫躍冶之金亦  
祇以異而鑄錙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  
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  
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又況  
於鼠乎豕乎肝乎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  
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為寐  
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